

山野风物

从前总以为，“九寨归来不看水”只是旅人的溢美之词。时隔二十五年，当我再度伫立在这片蓝绿交织的水光之间，才发觉所有赞美，都显得轻浅。山谷间漾开的水色，素描描摹不出它的肌理，滤镜复制不出它的通透。仿佛天地清光尽数揉碎，沉落湖底，风过之处，漾开满谷碎金。

水本是世间寻常之物。我见过渤海湾汹涌的潮流，见过壶口奔腾的浊黄，也见过江南巷陌贴着墙根流淌的涓涓细流，却从未遇见一处山水，能将水的万般姿态，妥帖收纳于一座山谷。九寨沟的湖水，宛如神仙不慎倾覆的调色盘坠落人间。从新柳初绽的嫩绿，到深海沉静的宝蓝，一方方海子如同被山风轻吻的宝石，静静卧于群山之间，只一瞥，便震颤心尖。

静，是藏于湖底的诗。九寨

九寨水韵

杨绍碧（四川）

沟之静，首推清晨的镜海，连清风都不忍惊扰。辽阔水面如遗落山间的银镜，不起微澜。蓝天沉在水中，白云浮在水里，岸边红杉翠柏一并倒映。低首，云在脚边缓缓流动；抬眼，水似悬于天际。偶有游鱼穿过云影，刹那间，竟分不清我立足岸上，还是踏在流云之中。

藏在山谷深处的长海，静得更为悠远。作为九寨沟最长最深的海子，它像一位沉静的母亲，将万年岁月沉着湖底，波纹轻漾，唯恐惊扰山的清梦。钙华沉积，为湖水晕出天然色阶：浅处是浸水翡翠的嫩绿，深处是凝而不散的宝石蓝。无风之时，天地完整复刻于湖面，山、云、林木、

长空，皆成镶嵌在水上的画卷。

动，是散入风中的歌。九寨沟水的灵动，藏在瀑布撞击岩石时迸发的快意。宽近三百米的诺日朗瀑布，是国内最宽的钙华瀑布。流水顺着阶梯状钙华台层层跌落，轰鸣震荡山谷；水雾裹挟山林凉意扑面而来，呼吸间满是水的清冽。珍珠滩的水最为鲜活，水流磕碰凹凸的钙华坑，碎裂成万千滚动的珍珠，日光洒落，熠熠生辉。当年《西游记》师徒涉水的滩涂，至今依旧流淌着如水月光。

诺日朗、树正、珍珠滩构成层层叠叠的叠瀑群，宛若断线珠串。上一片海子的水漫过堤岸，跌跌撞撞奔赴下一汪碧潭。往复不息的奔流，让时光也随之鲜活。

九寨沟最动人之处，在于将水的动静相融得恰到好处。方才还在镜海静观云影浮沉，转过山弯，便听见瀑布轰鸣。静时，落叶落水之声清晰可辨；动时，水声如千军奔涌。水静而不息，枯木卧水而不腐，草木与流水相依缠绕，动静相生。游览的节奏也随之舒缓：倦了便静坐镜海畔观云，乏了就到瀑布边承接扑面凉意。观光车串联起静谧海子与奔涌飞瀑，一程山水，一程惊喜。

往日观水，或是偏爱大江奔涌，或是钟情小溪温婉。直到邂逅九寨沟之水方才明白，至美从非单一形态。静，则收纳整片天地入湖；动，则倾泻蓬勃生命力。一静一动之间，铺展山河独有的温柔。

辞别九寨时，我回首远眺，山谷间蓝绿水光依旧闪烁。原来“九寨归来不看水”并非虚夸。见过这般澄澈灵动的水，别处流水，便只能算作寻常光景。

锦里诗苑

用一滴泪包容万物

（外四首）

陈贻平（甘肃）

生命的长路上
有多少泪，悄然落下

想象一滴泪
可化作一片海
推起浪涛，迎送往来的帆船
可化作一簇火焰
燃尽荒草，烧去翻涌的言语
可化作一串鸟鸣
穿梭在晨昏交界的云天
俯视和滋养
村庄 城市 蔬菜 粮食
还可化作一条长河
洗净花草和衣衫
载着春去秋来一身风骨

只有一个转身，眼底涌成清泉
那滴沉重的泪不知要流向何处

落下来的

从天而落的是雨水
枝头坠下的是果实
心底淌出来的是伤痕

星辰和露珠，哭与笑
都有来路，从四面八方

痕如枯黄的秋叶
从老槐树上剥落
穿过大地孤独的心
化作晚秋浸进骨髓的光
像猫爪轻挠心的暖意

雨水倾斜生命的天平
果实填满粮仓
痕成了通红的朝阳

泪水

心潮澎湃后冲出眼眶
回到大地
携着世间苦甜提纯的咸味
澄澈通透散漫出悲喜气息

从沧海碧波，尘世骨缝
从坚如磐石的心头
缓缓落下

这不只是眼中泪
是心底缄默的预言
一生交错的光阴
纷纷落降
阴晴雨雪，落得多了
便汇作江河沧海

阳光漫过秋天

秋已深
阳光从不是轻描淡写

它托住簌簌落叶
向大地落下无声预言
叩开我的心扉
落进我五谷丰盈的怀抱

大雁衔着北方的阳光
鸣啾穿空，向着南方迁徙
阳光浩荡，如大河漫过秋天
容纳它是院原厚土和胸襟

晚秋的阳光

晚秋的阳光多像金色的猫
轻轻伏在大地上

时而殷勤，嗅遍五谷和果香
时而慵懒，任由黄叶纷纷飘落
秋光浩荡
这只流浪世间的猫
此刻，却蹲在我旷远的心房

月亮

（外二首）

赵富忠（安徽）

夜晚最惹眼的那轮
本无自己的万丈光芒
只是离尘世足够近
所有清辉原是借取的

流星

瞬间登场就压过满天星芒
驮满人间无数美好的愿景
许是期许太重
才化作刹那流光
星河依旧明亮，不为谁感伤

遥远的恒星

悬在遥远的深空
投来丑小鸭一般羞怯的目光
既然轻易被人忽略
不妨好好想一想太阳
近光也是一束光
只照亮近处，照不透远方

猫

钟开利（四川）

轻轻一声呼吸，黄昏就敞开门扉
你抬眼，接住落日漫来的光
像院中休闲的外婆看桂花飘落
目光追着纷飞的花瓣
如同蝶翼缓缓起落

夜幕将要垂落，牵动游离的心
你蹲在墙头，静静感受
心跳和一首诗
何处是你安歇的高地？
还未从暮色里回过神
却又沉醉于夕阳，留下温柔
给你挤出来的片刻安宁

不要说，银河盛不下
这场盛大的黄昏宴
万千浮影在星影间漫散
你还未发出一声轻唤
便沉入夜的第四章

我是一名老师

王继琼（贵州）

粉笔灰落满讲台
一道题，板书写了五遍
唤学生的名字，像轻响的闹钟

我收藏许多种安静
有人埋首演算，有人望向窗外
心事折成纸飞机，又悄悄收回
把知识细细裁开
怕他们噙住，也怕倦怠
山里来的孩子，带着晨曦

我在作业本上画一颗星
愿他们走得比星光更远
也曾遭遇误解与辜负
咽下委屈，次日依旧含笑站在课堂
种子自有扎根的土壤

放学后，斜阳漫过末排课桌

黑板的字迹可以擦去
那些被文字点亮的眼眸，擦不去
他们散作人海的灯
在远方接续微光

鸣沙

王占全（内蒙古）

牧人说，流沙会歌唱
是风，钻进了沙岩的耳廓
我攀上沙脊纵身滑下
地底浮起低沉的嗡鸣
仿佛是谁把马头琴
深埋在万顷黄沙之下
沙粒簌簌吟唱
一粒追逐一粒
把沉默奔涌成金黄的河
我俯耳贴向沙面
听见自己与大漠共鸣
原来每个人心底
都卧藏一座会唱歌的沙山

十月

房甲青（山东）

我用竹枝轻叩清晨，一声一声
像时钟，敲碎半山薄雾
枯叶让秋思缓缓翻了个身

登高，是许你每年十月的远方
我看见一片云，慢慢卸下重量
轻绕着那棵斜出的柿子树
仿若融化了半声未叹的思量

松林望远，石阶静坐
沉寂里，我接住了
所有目光。以及你
从未曾说破的十月落瓣

如梦令·游回马镇

（外二首）

孙利名（四川）

旭染草芒凝露，十里糟香浸腴。
远客立桥头，笑问谁家何处？
前路，前路，好韵酒坊停步。

咏回马镇太空韭菜

千畦翡翠漾油光，叶厚茎肥溢嫩香。
惊叹盘中新口味，曾从星汉摄灵芒。

咏回马镇金山村雷竹笋

（通韵）

碧水青山映秀村，绿裳破土孕灵根。
尖梢透雨凝鲜嫩，友驿经风吐脆新。
急炒清香浮口齿，慢煨嫩韵入晨昏。
筵中珍味缘何盛，可是天宫赐厚恩？

绿漾

朱昱龙（辽宁）

绢柳扶风临畔至，绿裳隐峰披镜呈。
层鳞耸翠叶聚阁，群山叠嶂云蔽峰。
绿漾濯影绣楼前，玲珑碧玉透四方生。
身披绿锦层鳞碧，生如南枝蹈浓瓦。

那碗赭红的旧时光

刘军生（江西）

每到秋季，放学后第一件事，便是奔往后山采摘苦楮果，这是属于我童年秋日最丰盈的欢喜。后山苦楮树丛生，枝丫间缀满累累果实。我们脱去布鞋，手脚并用攀到树上，将身子挪稳在三叉枝杈间，右脚勾牢枝干，双手攥紧铁钎用力挥落。铁钎击打枝叶，苦楮果如雨坠落，砸在厚厚的落叶堆上，噗噗闷响，如同敲击一面无声的鼓。敲罢一树，将铁钎抛落地面，俯身望见满地褐亮的野果，心底漫开的欣喜，远胜拿到压岁钱。

顺着树干滑下，掌心被树皮磨得灼痛，我们却全然不顾，蹲在落叶层里，如鸡啄米般快速翻寻。荆棘刺破手背，只轻轻缩一下手，又继续将手探入枯叶之中。苦楮果子极多，小小的箩筐转瞬便盛满。挎着箩筐行走，筐身在腰间一颠一簸。路人投来艳羡目光，那份少年心头的得意，甜过蜜糖。

苦楮果背回家，母亲便趁着晴好天气，摊在晒场上曝晒数日，果壳渐渐裂开细缝。入夜，母亲带着我们脱壳。裂口宽大的，徒手便可掰开；半开半合的，就要垫上木板，捧一把苦楮果，再压上另一块木板，半蹲俯身来回碾磨。手掌磨得通红，母亲从不

说累，只是偶尔直起身，捶一捶酸胀的腰背，便再次俯身劳作。

脱壳后的果仁浸入清水，一日换水两次。深褐的果仁慢慢褪成浅白，内里浓重的涩味，也在浸洗中缓缓消散。

泡好的苦楮仁倒进石臼，母亲一手扶稳臼沿，一手抡起木槌，沉沉地一下下捶捣。捣一阵，便用细筛筛分一遍，粗粒重新倒回石臼再捣，反复数次，直到苦楮仁尽数化为细腻粉末。

熬制苦楮豆腐，是细功夫，也是母亲的拿手本事。我总站在灶边观望，她常说：“熬酒做豆腐，一慢二搅三火候，急不得。”苦楮粉下入锅中，兑入清水，母亲持长柄锅铲，缓缓不停地搅动。浆汁随铲刀涌动，咕嘟咕嘟泛着细密气泡。她时不时抬起锅铲，指尖轻捻浆汁，看它缓缓垂落。目光扫过灶膛火势，添一根木柴，抬手拭去脸颊的汗水。

锅中浆汁渐渐浓稠，色泽由乳白转为浅赭，可以牵出细丝，便是成糊的关头。她搅动得更快，手腕起落，额前碎发随动作轻轻颤动，直到浆糊成丝，一片片从铲面垂落，才算大功告成。

木盆铺好纱网，母亲用铁勺舀入浆糊，轻轻拍平，提起纱网四角收拢，再压上木锅盖静置。



落英

刘智荣（四川）摄

一束茱萸寄重阳

苏墨涵（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我在学校刷到外公的朋友圈，照片里茱萸满枝殷红，配着一行字：又到重阳，茱萸红透，登高望远，念未归人。我久久凝望着这行文字，眼底泛起一股温热。

谁料次年，离重阳节尚有一月，外公便走了。

重阳节前一天，我匆匆从外地赶回家。推门而入，客厅茶几上，竟静静摆放着一束茱萸，红线紧紧束着枝丫。母亲告诉我，这是外公离世前剪下的。往年他总要等到重阳前一日才剪，唯独这一次，提前了整整一个月，剪好之后便一直搁在这里。

我俯身细看，枝条早已枯槁，浆果皱缩干瘪，鲜亮的红褪成沉暗的赭红。可那一缕清苦气

息没有消散，一如多年前，我在外公身边闻到的那样。

我久久捧着这束干茱萸，猜不透外公为何提前一月剪下它。不知道执剪那一刻，他是否料到，这束茱萸会长久静放在茶几之上。或许他并无太多预感，只是按照一辈子的旧习，习惯性走到阳台，拿起剪刀，选几枝饱满的果枝剪下，捆好安放。这是他恪守一生的重阳仪式，只是他，终究错过了属于自己的最后一个重阳。

岁月流转，又近重阳。阳台上这株茱萸，再次缀满红果，结得比往年还要繁密。我走到阳台蹲下身，发现盆土已然发干，便提起水壶缓缓浇水。清水慢慢渗进泥土，盆面那层沉寂的青苔，

缓缓流淌；山林固土涵水，落叶腐殖层涵养水源，滤尽泥沙，山水相偕，才铺展成这般清雅的画卷。

继续前行，水声渐趋轰鸣。转过林径，流水漫过层叠石台奔涌而下，白浪沿着阶梯状河床倾泻。阳光落于飞溅水珠之上，细碎光点明明灭灭，转瞬消融在薄雾之中。

高崖飞瀑撞击岩石，声沉而急促；浅滩流水摩挲石面，沙沙轻响；还有泉水从岩缝渗出，一滴一滴坠入清潭，细弱几不可闻。高低远近的水声交织回响，整座山林都因此变得鲜活。

我在临水石阶上静坐。身旁岩壁覆满滋润青苔，色泽如新染而就，几缕藤蔓垂落水边，叶尖微微颤动。远处游人涉过浅滩，脚下漾开圈圈涟漪，转瞬便被流水抚平。山风漫过河谷，携来淡淡的草木清气，让人身心松弛，尘世烦忧仿佛都随流水慢慢远去。

青山藏碧水

罗依衣（贵州大学）

踏入荔波，最动人心魄的，是那一汪独绝的水色。

贵州多山水，溪流穿谷，泉涌岩隙，水迹随处可见。唯有荔波的水，似被千山林海反复涤荡，澄澈之外，漾开一抹难以描摹的青碧。

小七孔的清晨，是被流水声唤醒的。

沿林间幽径缓步深入，空气裹着青草与苔藓的湿润气息。两岸古树枝繁叶茂，阳光穿透冠盖，在地面洒落细碎光斑。偶有露珠自叶尖坠下，轻落肩头，一丝凉意漫过衣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227 期